

风雨三清山

■金春妙



早就听说三清山以奇峰怪石、古树名花、流泉飞瀑、云海雾涛闻名，我们全家游学到玉山，欣然想一睹三清山真面目。

为保存体力，我们坐索道上山。呼呼的风声从耳旁刮过，抬头仰望山峰，云雾缭绕，奇峰怪松矗立在旁，好像一伸手就能触到。再看脚底，怪石嶙峋，树木葱茏。

顺利入住梯云岭山庄。养精蓄锐半小时后，神清气爽，阳光又适时收起光芒，真是登山好时节。我们顺着阶梯开始登山，因为是周末，山上人流很多，缓慢前行，走走停停，沿着南清园行进。突然，人群做鸟兽状四处散去，正沉浸在拍照状态的我愕然。斗大暴雨在我未醒转时，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以落汤鸡的完美形象回来。

三清山上仿佛被谁推开一角天空，老天如委屈的孩子号啕大哭。整整一夜，风声水声瀑布声，声声入耳；咒语梦语祈祷语，句句走心。

第二天早上，依然风大雨大，按原计划到阳光海岸看最美栈道。冒风顶雨爬到半山腰，前头游客纷纷下来：“别上去了，乌云压住山峰，什么美景都看不到。”于是只好随着人流打算去坐索道下山。“亲爱的游客朋友们：接三清山管委会通知，受台风‘苏迪罗’影响，今日索道停止营运，敬请谅解，请大家步行下山。”

天哪！屋漏偏逢连夜雨，刚才爬山，体力消耗已一大半，如今让人步行下山，这不是开玩笑吗？游客怨声载道，但在生命安全面前，大家还是打起精神对付前方漫漫的下山路程。

走吧！跟着人群提着行李包艰难往山下挪移。老天像是故意

捉弄人似的，望着逶迤下山的人群，关住了泪腺，在另一座山头居然露出了半个太阳的笑脸，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青山如黛，瀑布轰鸣，树木葱茏。放弃如此美景，臣妾做不到啊！有人蠢蠢欲动，即刻折返登山，有人犹疑，站在台阶观望。“哗啦”，倾盆又下，真乃天意弄人也！大家咒骂着老天的善变，艰难对付眼前暴雨中的道路。

“糟糕！”先生一声叹息。我情知不妙，原来他退房时，把保温杯落在服务台了，保温杯价格不菲不说，关键是里面装着儿子的供给——牛奶。少了这能量供应，能不能走出大山还真难说。我把身上的包转移到先生身上，让他带着儿子先撤，我上山去拿。

“要不，算了，都走了一半的路程了？”先生犹疑。

“不行！你们先下去。我随后赶到。”我头也不回往山上跑。

不知过了多久，全身上下湿透了，风一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好不容易回到和家人分开的路口，右脚疼痛感袭来，每下一台阶，膝关节就像年久锈蚀的机器，少了润滑油的调剂，咔咔作响。我只好“横行”。虽然辛苦，但是端着保温杯，想着儿子的供给终于拿到了，疼痛也减轻了几分。

走了两个小时后，前面姑娘突然一屁股坐下来，又哭又闹不肯再挪移半步。旁边是她已近崩溃的男朋友。我上前安慰道：“坚持一下，快了快了！听说下山只要两个小时的路程，再坚持十分钟就到了。”

“是啊是啊，十分钟就到了。”人群有人附和，像是给她信心又像是安慰自己。

我拐着老寒腿，一步一拐地行进，自我安慰编了一个又一个的十分钟，我知道，如果在身体和精神达到极限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你不晕过去才怪呢。

前方峰回路转，出现了房屋，我以为已经到山下了，老寒腿也不疼了，紧追慢赶。那对情侣从我身边超过，男的风轻云淡，女的笑逐颜开。啊！希望就在前方。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啦！先生来电，得知我的方位，明确告诉我，还剩下半的路程，他们在前方的亭子等着我。

“弹尽粮绝”的儿子接过我的保温杯，高兴坏了，一仰脖喝了一口牛奶。

“妈妈，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告诉你，你想先听哪一个？”

我心里一惊。“坏消息是我在路上摔了一跤，脚上剐去了一块肉，幸好爸爸拉住我，才没滚下山去。好消息是我没有哭。”

我喜忧参半，忧的是儿子脚上恐怕要落下伤疤，喜的是儿子经过一路风雨的锻炼成熟了，坚强了，能苦中作乐了。

后半程路上，我鞋子坏了，扔在了垃圾桶，先生把他的运动袜脱下套在了我脚上。儿子不时问我还有几分钟到，我总说十分钟。希望就在前方嘛。

山下，出现了彩虹。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风雨三清山，风雨人生路，携着走一程，哪怕陌路初识，也有相扶相持温暖的记忆，更何况百年修成的一家人呢，这份记忆怕一辈子都忘不了吧。

逃离香格里拉

■林李

一年一次难得的凶猛感冒，偏偏就遇上香格里拉之旅。

出发前一天已有感冒征兆，可着实没有想到感冒和高原反应是这样的狼狈为奸。

在香格里拉的第一天，感冒如约而至，流泪流鼻涕不算什么，我以无比乐观的心情在帕纳海草原上骑了马，拍了美照，在烧的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月光古城里徜徉，享受着旅行带来的快乐。然而，到了夜里2时，头隐隐作痛，胸口开始闷堵，一股恶心自喉咙间喷涌而出，径直奔往卫生间，抱着马桶就是一阵狂吐。不久，再一次剧烈呕吐。这下，吓坏了自己，吓坏了同伴，穿上衣物，直奔医院，挂起点滴，吸起氧气。明白了，我这是高原反应了。

第二天清晨，感觉自己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了，身体严重缺氧，高原反应死死缠住了我。这天阳光灿烂，照在身上很温暖，映衬得高原热闹了不少，但这一切已和我没关系了。直接取消早上的普达措公园之行，毫不犹豫地决定在房里休息、吸氧。

临时改变既定行程，立马前往全云南海拔最低的虎跳峡，来缓解高原反应。即使是海拔只有1000米的地方，感冒加高原反应还是让我寝食难安。夜里呼吸困难再次加剧，我摸索着找来有些干瘪的氧气袋，用双手拼命捏住袋子一角，向一个方向卷起，把里面氧气一点一点挤压出来，多吸一点氧气，头疼胸闷恶心想吐都会快点消失。熬到凌晨5时，我放掉那可怜的蓝色氧气袋，它已挤压不出来一点点氧气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症状，我需要的不是风景，是充足的氧

气。回程之心升起，我要逃离香格里拉。

我拖着沉重至极的脚步从机场这一头像病人一样艰难地挪到机场那一头的医务室，告诉医生，高原反应需要吸氧。医生拿来测氧工具，往我右手食指上一夹，94含氧量映入眼帘，医生表示我体内氧气充沛，90以下为缺氧。那为什么我胸闷又鼻塞？医生说，“你这是感冒。”我忆起在平原时我的感冒症状，鼻塞的晚上睡觉都要张大嘴巴大口呼吸。这是感冒，这是感冒。即使是感冒症状我也会误以为是高原反应了。

这一趟旅程，我的记忆里只有一路逃亡，海拔3300米到海拔1000多米，只有感冒开始到感冒结束。让我印象深刻有同伴的关心，她们的香格里拉神秘之旅少了惬意，多了步履匆匆，多了为我担忧的心。还有素不相识的小唐的帮助。在虎跳峡那一晚，比原计划10时提早4小时叫醒小唐，他毫无怨言，像亲人一样带着我们走完看病的一切流程。晨曦中，当我们筋疲力尽围坐在医院旁边的小店里，就着稀饭吃着馒头时，在我们以若干人民币表示感谢时候，这个脸蛋黝黑身材，并不高大的小伙子憨厚地笑着说道，这么客气就见外了。这一刻起，游客与导游之间似乎成了朋友。

真的，在我们周围，有两样东西不可缺少，氧气还有朋友，尤其是在逃离的时候。



修东篱于心间

■野吉

花花世界，灯红酒绿。有多少人在物欲横流中放任自我，随波逐流；又有多少人宅在蜗居里闭门不出，隔绝世间一切喧嚣？事实上，这是两种极端的处世方式，面对五光十色的世界，我们的最佳做法便是守住心中的宁静与本真，修东篱于心间，笑面世间繁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的隐士情怀。在纷扰红尘中，也许大多数人都在心底向往那“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的宁静与悠然，然而世俗羁绊又紧紧牵住他们的脚步，使其只能“身不能至，心向往之”。那么，我们为何不能将宁静留于心间？仔细想想，我们也许会发现，外在喧嚣并不能阻挡我们追求宁静的脚步。正如林徽因所说，真正的隐士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是于内心修筑藩篱。当我们保留内心宁静，则不论是处于闹市之中，还是处于窄街陋巷，我们都能守住最初纯净，精神上的宁静与恬然，如颜回般，不改其乐，不执铅华。

修东篱于心间，并不是让我们筑起心墙，隔绝外界往来。相反地，我们的心田需要外界的暖阳与花香。随着社

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更是日渐缤纷。我们要做的，便是学会辨识那缤纷色彩，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抹颜色，而不是被那五彩缤纷模糊了视线，搅乱了心志，从而陷入无尽的纷扰与烦乱。

狄更斯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想，这句话对每一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概括。生活不可能永远宁静，也不可能永远缤纷。当过度的繁华和喧嚣扰乱我们的视听和心灵，当好事者叫嚣着“避世归隐”，我们要做的，只是理智地权衡，修东篱于心间，在繁华中找到一份宁静。

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行动起来，家庭农场的开拓，花鸟市场的爆发，歌剧院锐升的上座率……无不体现这一点。但也许，我们不用这么多花招，闲暇之余，捧一本古书，品一杯清茶，于袅袅轻烟中静静品味其中乐趣，便也能体会到那份“世俗之内”的恬静了。让我们修东篱于心间，兼得缤纷生活与宁静心灵，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那“大隐于市”的智者！

夏日的田野

■高振干

那天，决定回老家陪陪两位耄耋老人，哪怕只过上一夜。

老家屋前的道路一般非常寂静，洁净的水泥路上行人稀少，没有车来车往，只有村里眼镜厂下班的时刻，才见路上略微热闹起来。不禁感慨起来，这里还是我原来的老家吗？

在老家，有意断绝了无孔不入的网络，移动公司的信号在后山的阻拦下也不大好，楼上的液晶电视又坏了，有时还会碰上停电。带了笔记本电脑，仿佛英雄无用武之地。习惯于网络阅读，没有了网络，清闲得有点无聊起来。

午睡下楼，薄阴的天空不见太阳，凝固的空气有些沉闷，浑身黏糊糊的，下午还有雷阵雨吗？如此憋闷，还是下场滂沱的大雨清爽。于是，情不自禁地向村头走去。谁知田野上吹过来一阵阵凉风，比在屋里舒服多了。母亲的田边菜园子里，爬满茂盛的番薯藤。

沿着田间的大路，踏着青草走向田野，成群结队的蜻蜓在眼前飞舞着。

这时候的田野上，全是绿得逼人眼的水稻，粗壮的根茎，锋利的叶子，高高厚厚的水稻，长势喜人。田里开始排水了，有田螺在排水口悠闲地停留，估计水稻在蓄势抽穗，接下来将慢慢长出带着稻花的谷子。微风送来，那墨绿的稻叶波浪起伏，在光线照耀下闪闪发亮。

整个田野上不见人影，该是耐心等待水稻孕育的农闲时光。田头的岸上，这时已经没有什么蔬菜了，但在农人们的手中依然不寂寞。最显眼的要数一排排亭亭玉立的秋葵，笔直的枝干，抖擞的叶子，淡黄的花蕊，尖尖的果荚。那花蕊的色彩、形状似乎曾经相识，跟记忆中的棉花的花居然那么相近。

田岸上蓝幽幽的茄子已经稀稀落落了，搭着藤架的嫩绿丝瓜却还旺盛着，丝瓜的屁股上还留

着焉了的花尾巴，低矮的绿豆和黄豆枝枝叶叶毫不示弱，长长的芋秆顶上大叶子有些发黄了，路上杂草在车轮碾压下夹缝中逆势蓬勃……能在酷暑下茁壮地生长的植物，该有怎样顽强的生命力？

在草丛中行走，穿拖鞋的脚上没有水分没有粉尘，即便来回也依旧干干净净。孤零零走在这田间，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还是要坚持走到底，走到老家田野的尽头。尽头就是高耸的堤坝及新挖掘的小河。

小河的河水大概由于接连的暴雨不再清澈，黄黄的变得相当浑浊，经过一个春夏的萌发和生长，两岸的青草郁郁葱葱。整条河泥堆积的堤坝上，种满一垄垄的黄豆，几乎找不到可以冲上去的落脚地方。

谁知，正在小河边凝望，太阳也突破了厚重云层的羁绊，那火辣辣的脾气还是一如既往，晒得全无遮拦的人直冒汗，只得匆匆返回。